

杏花落尽不归去

■ 方晓蕾

陕西虽隶属西北，但陕南因为秦岭的缘故，却是南方湿润气候。陕南三城，我的家乡商洛，我工作地安康，还有大名鼎鼎的汉中，都宛若南方。春天的花儿就是最好的证明。惊蛰一过，春气萌动，虽然寒暖交错，花儿却随季节而来，尤其是杏花急不可待。时序刚过春分，杏花则含苞待放，再过几日，就是一片锦绣。

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梅花也才刚走，杏花就急不可待地来了。散产地杏，自然多杏树，各种各样的杏树都有，一到春天，都是杏花们率先自己在那儿争奇斗艳。我老家在秦岭南麓深处一个山旮旯里，拐拐角角、房前屋后都有杏树的影子，不过山上都是野生的，院前屋后却是嫁接的，很少有外来的品种。那漫山遍野的野杏花，好看是好看，可结出来的杏子呢，又小又涩，几乎没人食用。我小的时候，叔叔曾从山外弄了两株据说是新品种杏树种在老房子屋后。所谓山外，就是秦岭的北面，泛指八百

里关中。种下第二年就开花了，可我看又看，也没发现与本地的杏花有什么不同，既不见妖艳多少，也不见妩媚几许。叔叔说，花一样，果不同，结杏了才能见分晓。他还说他移植的这两株结的杏又大又甜。叔叔高中毕业，在外面闯荡了几年了，有见识，他的说法想必不会错。

又大又甜的杏，我见过，也吃过。每年端午前后，麦收时节，街上就有卖杏的了，就那么一两妇女，太阳坡过来的，挎一个竹篮子，篮子里装着青黄的杏子，并不大，也不好看，也有酸，但与坡上的野杏比起来，简直是仙物了。她故意气人似的，就在我家门口转来转去，还吆喝：

杏子，酸酸甜甜的杏子哟。这明显是诱惑人嘛。我还好，弟弟妹妹们就受不住，眼巴巴地盯着那篮子。那时间，母亲还在世，听见叫卖声，就去买两块钱的杏子让我们解馋。两块钱不过二十个杏子，她自己舍不得吃，拿一个给父亲，余下的全让我们吃。父亲狠狠地瞪了母亲一眼，

说：败家女人，农村人，到处都是吃的，还浪费那个钱……母亲不等父亲把话说完，就把杏塞进他的嘴里了。这是我记忆中父母间最温情的场面了，好像也只是唯一的吧。因为后来我大了点就外出上学，母亲呢，生病，然后离去，至今快30年了。

父亲说是说，可母亲还是每年都买杏给我们吃，吃的时候，还说：等你们叔叔回来，我们就不用买了，吃自己的。

嫂子，你只知道吃，我那杏树开花也很好看呢。

杏花还不一样的。和那山上的杏花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哦。我抢着说。那时，刚上初中，背了几句古诗，觉得很是了得，便卖弄起来，给母亲背诵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又背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不一样吧，人家的杏花是看的，是卖的，不是吃的。

春天的到来总是悄无声息。或许就一夜，也可能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家里的风信子就开了，窗外的群山就绿了，院子周围、田野就一派生机。把春天当做素材来创作，可以想象出数个不同视角，也能发现许多最绚丽的姿态，拍出带着强烈春天符号的美图，写出可以反复品读春味的美文，酝酿出耐人寻味的诗句。

花儿，曾是一个从春天开始讲起最美丽的故事。有过鲜艳夺目的芳华，即使有了后来的颓废和凋零，但记忆却把花儿最美的瞬间定格为永恒。所以，春花开满园，成为最诗意的期盼，也就有了顺理成章的满足，整个人都是舒爽的，整个心境都是清朗的。

所以，真想远离噪杂和琐事，去悠闲的看看春天五彩缤纷的颜色。

春和景明是春天的主角，最能展示春的魅力，窝了一个冬天，是出来舒展一下身体，调节一下心情的时候。人们都喜爱在明媚春光里自由自在的玩耍，欣赏鲜花、新绿，心情愉悦，身体放松，十分惬意。

晴有晴好处，但雨也有雨的意思，哪怕是有一丝春雨，也是那春景最佳的配角。没有雨水，春天就会少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喜悦，更不会有“沾衣欲湿桃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禅意，乡村还会少了“水墨龙头似江南，黛瓦白墙烟雨间。”那田野田园如水乡挥毫泼墨般的画卷美景。

春雨里，一切都是安静的，最适合品茶、赏景或看看书。看书时间久了，沉寂就越来越占了上风。听着有一嗒没一嗒的春雨，落在窗沿上的声音。让空空的心稍稍有了底，知道这世界上除了我心跳的声音之外，还有雨声。

可以端起一盏茶，乘着温热，慢慢饮上两口，推开窗户，看看田野里，茶园边带雨梨花、沁满水珠的桃花瓣……或是远处薄雾中，那些已经盛开的五颜六色不知名的花。浓淡相宜，温润如玉，这才是春天的味道。

想静一静，无论晴雨，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春天。

半城烟雨半城湖。春雨飘飞的山水之城，云山雾绕，浓淡相宜，沁人心脾，好像在水墨画中游走。五峰凌霄汉，坝河春水流。鹭影翩翩舞，疑是江南游。这月湖的一池碧水，把一群群白鹭呵护了整整一个冬天。雪白的翅膀迎着渐暖的春风吹舞，把倒影融入清亮亮的坝河，偶尔淘气的点开如镜的水面，看着波光“咯咯”欢笑。流连忘返在月湖湿地觅食，快乐的与步道边往来的人们互动。

在乡村诗里，走进写意长安，不是秦楚雄关烈烈战旗下乡村田园暂时的安详宁静，不是大唐朝歌金碧辉煌、丝竹笙歌的温柔乡里，而是随着那带着春意盎然的诗句缓缓而行。推开写意长安的门，芬芳泥土味道拂面而来，在温润如玉的春风中，嗅到夹杂着茶园子里刚刚飘出的淡淡芽香，诗意图居在河岸廊桥垂柳、古镇袅袅清茶，更是那春雨蒙蒙里，小巷深处打着油纸伞的姑娘，这江南水乡湿漉漉的琴声，雅韵情怀，在这个以秦汉古茶为名的小镇。

可以在几百年的洪家老宅天井里支一方柴桌，听着弦子腔，看着皮影戏，把吊罐刚刚煮出，正喷着香气的腊肉切成砧板一样厚，吃一块满嘴油，就一口醇香的苞谷烧，与三五好友促膝而谈，古镇春天的长夜，就此在过瘾中安然无眠。

朝露，在女娲圣山的晨曦里晶莹剔透，赋予刚刚绽开的菜花更美的容颜。对面山岭初升的朝阳，就像射出的只只利箭，硬生生的扎过树林，将林中的薄雾划出一道道明暗相间的笔直光弦，任由林中的薄雾上下柔绕，似乎正在弹奏早春序曲。几千年来，女娲山云海始终伴着太阳潮起潮落，正如早晨四五点就启程的耕耘者毫不疲倦，人勤春早，播下希望，收获未来。

不论是龙头村茶园桃树上即将绽放的花蕾，或是346国道金华村路边的樱花，还有滚子坡太平寨上一片梨花……春天已经铺开画卷，在田野、山岭间蕴含的色彩，如一支支饱蘸颜料的神笔，绘出万紫千红的画卷。

一場游戏的结尾（外四首）

■ 成路

三个人，或许更多一些人
在剧场等待帷幕的开启

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递去一瓶水
那人说，我荒芜的心里装有江湖

递水人眼光跃过身边的脑袋
与蹦跳的儿童，阅读的青年去看广袤的原

原上的蓝天，星星
把风化成石头，把村民陈忠实的名字译成经文

可此时，几颗魔幻在光声电剧场的小脑袋
变幻着卡通王

暗下来的灯光，不是戏剧的过场
而是把现实社会危险性遮住

单薄的心灵

在乡村旅馆里，缺乏睡眠的眼睛
悬挂在剥落了皮的墙上

有时也悬挂在窗外荒草里的华表上

眼睛观看远山上风化石的肌理
也观察床上病弱的身体

有一种气息，携带着乐曲和碘伏
在床头柜上守值

另一种气息，在整理眼睛看不见的心灵
——时间销蚀得透光的心灵

——时间助长了战争后遗症——暴躁的心灵

这个单薄的暴躁的心灵

盘缩着。向自己损害过的草、木、水、石
以及损害过女儿撒娇的活泼检讨责

当然，他也向女儿索要了自己反对的禅语：
“饿了吃饭，困了睡觉”

面对斑驳的墙体默诵。

他知道，这默诵是无人能够听见。

去点灯，还是不去

我是陕北的一个原住民，时常
把一些农事记忆从时间里抽出来，打包、压缩
然后称之为小时间

可现在，我收到一份西方节日邀请函
去点燃圣诞灯，还是不去
我犹豫着，要不要让它进入我的小时间

身后的阳光有点泛黄
我是喜来登酒店这所房子的游客，也是今夜的主人
想昨日女儿鼻子上的笑和今晚圣诞的灯

去点灯，还是不去

我只能等待着时间换回我的小时间
也许仅能如此而已

等待处方药

七夕前夜，孤独如多枚针孔，扎在宿醉诗人的浮肋上

此疼，牵扯腰脊，牵挂心脏
此疼，等待着处方药，可是预约的医师游走在它方

宿醉的诗人偶也睁眼，在某夜，看见
拥挤在为他人庆生欢笑中的女子，
以脸面背后为场搭建祭夫的堂子

诗人按住浮肋，与大夜站在堂子旁，请女子
靠着依恋大地的石墙
把在她手掌上觅食的鸽子送回给跃过河山的飞翔

邻居

近日，我每天早晨向窗外张望
几匹蜜蜂在窗沿下筑巢，太阳染红云朵

看着欲坠的蜂蜡，奶白色的诱惑蜡，
总想伸手掠摘下来
我知道每匹蜜蜂都有蜇人的毒刺

看着还未竣工的蜂巢犹如倒挂的莲蓬，
我和我讨论——
对于一匹蜜蜂，十六楼到地面，是不是深渊。我是说
翅膀上负有我眼光之重的那匹蜜蜂

今早，我大声询问：喂，你们谁是王
请和我握一下手，互问安。这声音惊落了一粒蜂蜡

看着蜡花盛开在窗台上，我再次和我讨论——
那花，是蜜还是毒。我对我说，那是又一位新邻居

每年清明时节，汉阴“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碑”前，来悼念和敬拜的人络绎不绝。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生活的美好，对缅怀英烈，寄托哀思，悼念的情感越加深沉。抚今追昔，勿忘英烈，珍爱时代，兴我中华的新感悟，放眼世界的新境界，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梦想，在灵魂中有了升华。

今年未到清明，防疫仍在坚守，祭祀虽没有集体组织，却早已有人来到“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碑”前，一一送去鲜花、花篮。我也捧一束花，虔诚在“纪念碑”前默念追思。随后几天，我看见宅家学生牵着家长，行举队礼在此默哀悼念。还有从西面八方、三五一群、自然有序前来自祭奠的人们，一个个脚步缓慢、低头无语，怀着沉痛的心情，静立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深切缅怀先烈，三鞠躬表达哀思和敬意。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碑，矗立在陕西省汉阴县龙岗园林之中。步行从北城街东西两路口上龙岗园林大道，在最中心拾级而上36步阶梯，到达纪念碑平台。纪念碑矗立平台中间，整体用汉白玉材质建成，高9.9米，白洁入云，大气浩然；象征着烈士精神洁白无瑕，永存人间，启示后辈勿忘先烈、永久怀念。纪念碑后侧是军史浮雕墙，花岗岩材质，高4米长10米，寓意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艰苦卓绝转战四省，保家卫国功绩卓著而名副其实。

汉阴是英烈辈出的热土，古今移民那耕读传家、忠勇报国的人文精神，永远流淌在汉阴人的血脉之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4方面军、红25军、红74师曾先后在汉阴南北两山活动，传播革命的红色种子。“九一八”后，在民族危难之际，受红军影响的原属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所属的陕西警备第2旅沈庄部，汉阴籍军官何振亚、沈启贤、王展、罗少伟等领导的三次起义人员，组成成陕南游击队。抗日战争爆发前，1936年8月，陕南游击队经中共西北特支批准命名，成立“陕南抗日第一军”，在中共陕南特委、红74师的支持下，相继开展游击斗争，队伍壮大到1000多人，汉阴籍600多人。“西安事变”后，奉命北上，改编为红15军团警卫团；“七七”事变爆发后，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115师344团警卫营，开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首战取得平型关大捷。此后，该部队相继编入新4军、东北民主联军和第4野战军。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又作为志愿者军39军团117师主力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屡立战功，大振军威成国威，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和平做出了伟大贡献。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陕南安康的成功典范，也在汉阴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走出汉阴的1000多人，800多人壮烈牺牲。为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光荣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教育启迪后人，2010年3月，中共汉阴县委、县政府决定修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碑。现已成为市级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安康市党史教育基地、陕西省中小学德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林丹霞志士心。时代中华强盛起，龙岗千古慰忠魂！”汉阴这方热土，历史定格，英雄长眠；远逝的画面，依旧清晰生动。祖国大好河山留下他们无数足迹，江河湖海见证他们血与火的考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那一张张刚毅坚贞的英雄面容，那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篇篇理想信仰的华章。

清明之际，我们静静追思先烈，深深缅怀英雄，铭记代代传颂。抚今追昔，英烈立旗帜，缅怀启前行。我们把最深情的悼念、最崇高的敬意，寄在这百花盛开的春天里，让先烈的英灵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

山的那边花的海

■ 钟长江

三月的一个周末，县委宣传部驻村第一书记小周发来微信，说联沟村的千亩桃花开了，并上传了一段花海连天的视频。恰逢县文联组织开展“行走茶乡·山河无恙”主题创作活动，遂喊上几位搞艺术的朋友，忙乘东风去写生。

车出县城，驶上紫阳港大桥，太阳刚从东峰露出额头。汉江水雾蒙蒙，缠绕上了山腰，在杨柳山花的映衬下，阳光激射紫阳祥瑞。县名曰紫阳，不正是一幅“紫气东来，阳光普照”的山水画么。

顺沿江而建的541国道一路向东，两边的茶带比肩而行，芽头鹅黄，露珠晶莹，间或三两桃红。太阳步步高升，由橘红渐变为一团银白，天蓝得透明，两岸的青翠滴落汉江，一江春水绿得荡人魂魄。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水质达国家Ⅱ类标准，被誉为全国最清洁的河流，因为南水北调，一江水把紫阳与北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紫阳人的骄傲，也是紫阳人内心念念呵护汉江的原由，保护汉江就是保护自己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阳光下的汉江波光粼粼，野鸭探头探脑，白鹭蘸水低回，偶尔一条鱼跃出水面，腾起一束闪亮的水花。汉江禁渔十年，这些水中的生灵得知也会奔走相告吧。春风轻飏，吹面不寒，混合着柔夷和花的清香。春风是自然的吐纳，是春天的呼吸，是纸鸢的摇曳。燕子从柳梢掠过，惊起一杯飞絮。

春风得意马蹄疾。色彩斑斓风景变换间到了洞河。水韵洞河直抒胸臆，气象万千。洞河、洄水、汝河、苗河四水汇入汉江，四面山往后一荡，水天一色，潮平两岸阔。对面的镇子长在了水里，隔江相望，自有雄浑和气度。

镇子且退，车向右一拐，逆洄水向南进发。两岸山峰对峙，巉岩斧劈，毛竹倒挂，仰头无法望顶。难免心生疑惑，这般叠嶂境地，安来千亩桃园？疑惑归疑惑，总不能半途折返吧？硬着头皮穿越连桥、团堡二村，地势渐趋趋缓。前行二十分钟，有大目连沟与小目连沟合二为一，拱桥头竖一巨形广告牌，桃花盛开的背景，“山的那边花的海”七个字吸睛走心。加油翻过一个垭口，远远望见一塬，莽莽苍苍，虹影匝地。

车自谷底盘旋上升，铺天盖地的桃花争先恐后，眼睛忙乱得顾此失彼。边走边看到了半腰，回头一望，来路隐入花丛。终于到得塬顶，阳光更显明媚，风也更加热烈，崇山峻岭之间，竟然有这么铺排的一块平地，倘若不是身临其境，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人的传言。风生处，花海涌卷起伏，参差披拂，蜜蜂嗡嗡，白蝶翩翩。随手录了视频，竟比小周清早发来的更为壮观，花海一路奔涌，扑进了蓝天的怀里。不由作想，仙界有蟠桃盛会，联沟有十里桃花，妖童媛女，纤腰束素，皓花微笑，游走嬉戏，闻歌始知有人来。亭台之上，有乐队演奏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词，忍不住拿过话筒唱上一遍，满满青春的记忆。歌声使人陶醉，桃花让人迷醉，一步一景，步步为景，景中有景，五色令人目眩，铺天盖地浓得化不开的色彩，突然间成了一个溺水的人，由不得沉陷其中。内心正在兵荒马乱之际，小周说是桃园的主人到了。

我回过神，一个精干青年男子快步走来。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板寸利落，斑白的鬓角和腮边的斜纹平添历练。交谈得知男子叫刘理新，本乡本土人。1987年参军在西安市临潼区服役，五年后转业安置到湖北省十堰市交警支队驾驶员考试培训中心。每次回乡深感镇村交通不便，乡亲们出行不畅，遂于2000年辞职融资组建了洞河镇客运车队，任车队长至今。国家开展精准扶贫的翌年秋天，老刘会同西安的战友，赴临潼考察冬桃基地。了解到基地冬桃产销两旺，还未立秋就被预定一空。亩均产量三千斤，十元一斤，收入可达三万元。老刘是个明白人，知道基础设施完善之后，只有持续跟进项目建设，才是稳定脱贫的长久之计。老刘把自己的想法向镇扶贫办做了汇报，镇政府很快邀请到了陕西省果业中心的专家实地踏勘。结果表明，联沟村地处汉江以南，属巴山山脉，沙砾土质，透水性好，气候温润，无霜期长，很适宜冬桃的生长。天时地利，老刘说服西安战友和当地两名外出创业